# 四庫全書薈要·乾隆御览本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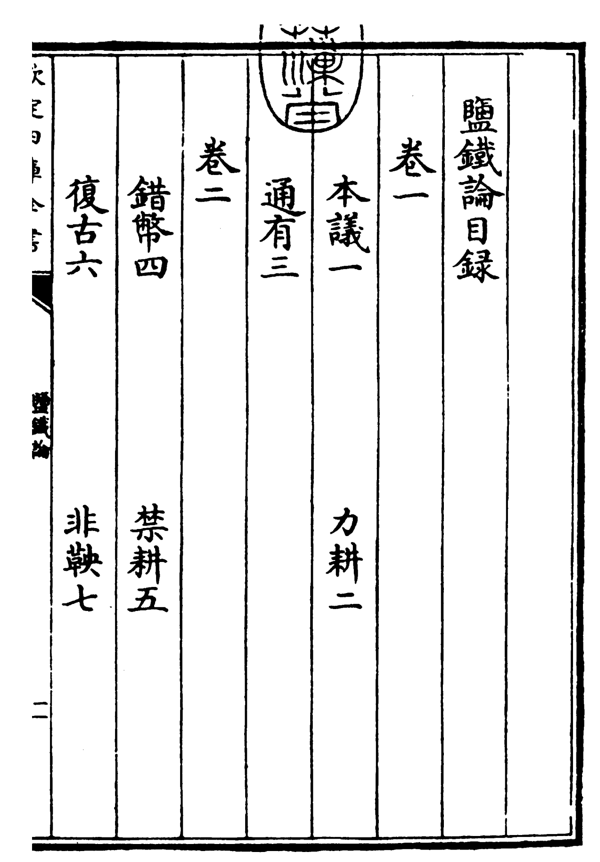
子部

鹽鐵論卷一二

臣王杰詳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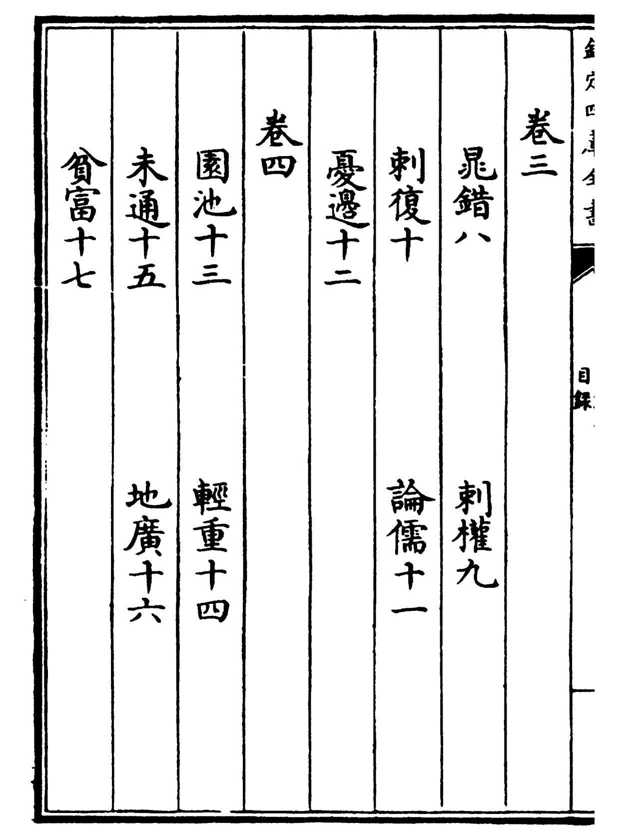
詳校官員外郎臣渚紹觀







鹽鐵論目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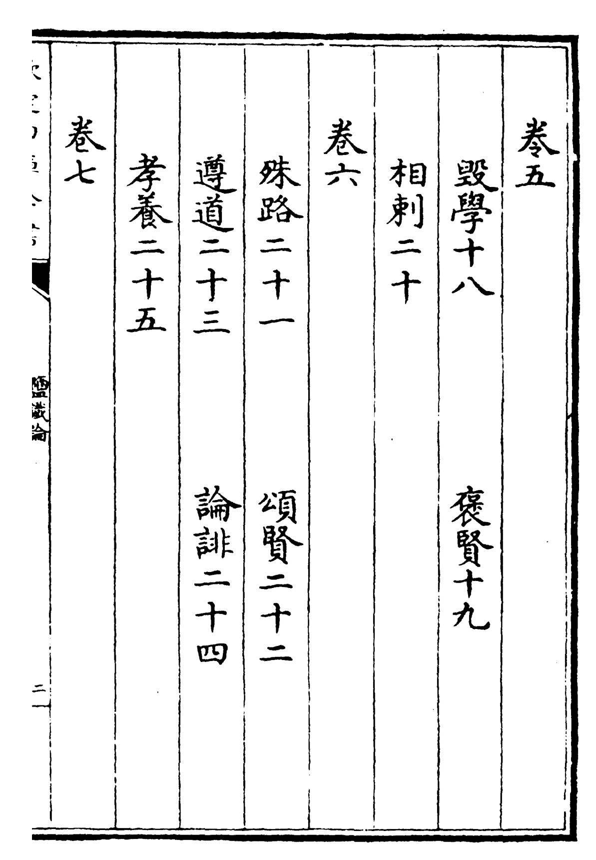




卷三



卷四





卷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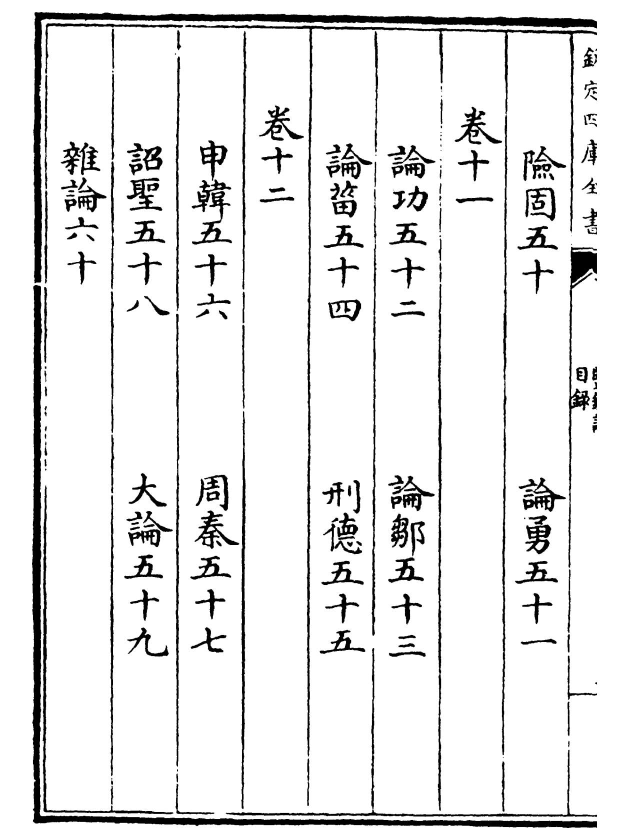


卷六



卷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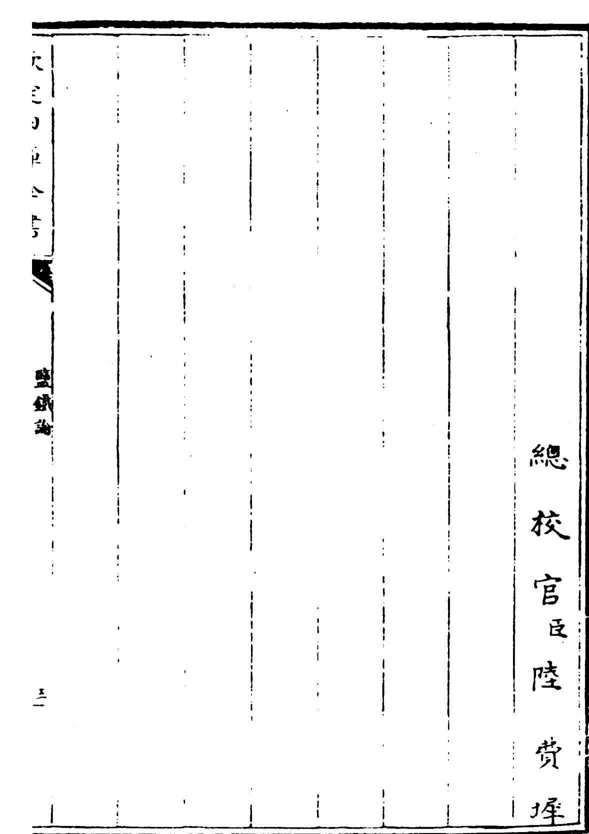
卷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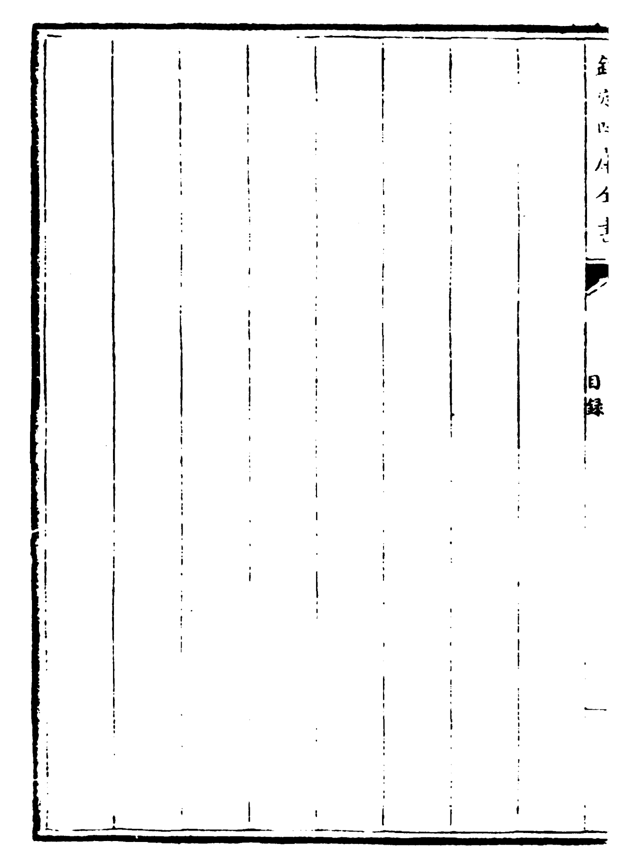
臣等謹案鹽鐵論十二卷漢桓寛撰寛字次公汝南人宣帝時舉為郎官至廬江太守丞昭帝始元六年詔郡國舉賢良文學之士問以民所疾苦皆請罷鹽鐵榷酤與御史大夫桑弘羊等建議相詰難寛集其所論為書凡六十篇篇各標目實則反覆問答諸篇皆首尾相屬後罷榷酤而鹽鐵則如舊故寛作是書惟以鹽鐵為名蓋惜其議不盡行也書末襍

論一篇述汝南朱子伯之言記賢良茂陵唐生文學魯萬生等六十餘人而最推中山劉子雍九江祝生於桑弘羊車千秋深致微詞蓋其著書之大旨所論雖食貨之事而言多述先王稱六經故諸史皆列之儒家明嘉靖癸丑華亭張之象為之註無所發明然事實亦粗具梗槩云乾隆四十二年五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原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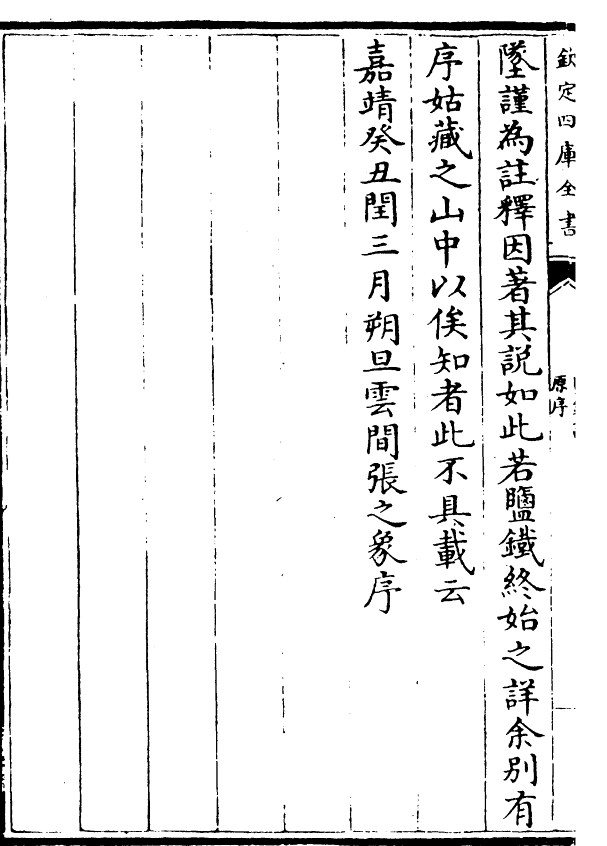
張子曰余嘗謂文學政事孔門設教判為兩科要之皆儒者之能事通一無間者也是故學優乃仕仕優乃學此烏可以偏業語之哉借所謂文學云者而不通政事則空言無當殆非達儒之謂矣余於桓氏鹽鐵論不獨好其文蓋多其善言政事焉夫君子非患不文也患不適用耳乃世之策士云者徒騁章句之學而中無卓見牽合雷同阿狗逢迎多所顧忌不能一張膽正言吐露

忠赤畢展其志何者大抵以干祿為累得失動心雖欲抗論不可得已苟如是則上負天子下負所學是尚可以為士乎夫士貴立志亦貴養氣志不立則中懦氣不養則外怯孔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且云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蓋君子求諸已而已其用其舍其得其失當自有任其責者於我何與焉孔子欲行王道東西南北七十說而無所遇孟子亦奔走齊梁所如不合道之不行

豈孔孟之罪哉然萬世之下六經昭如七篇具在道賴以傳至今不泯説者謂夫子賢於堯舜孟子功不在禹下信哉言也漢興百有餘載敦尚儒術文學賢良皆誦法孔孟知所自好其議罷鹽鐵酒榷均輸憤切時政貫綜國體至能以韋布直詆公卿辯難侃侃無少假借不降其志不餒其氣雖古稱國士何以加焉當其時雖不見用卒乃賴桓氏采録為書遂至不朽後之儒者試取而讀之不以俗學自困則志意奮揚待問而發臨文不

遜盡言不諱將以堯舜待其君伊周待其相孔孟待其身又何疑懼之有如其不遇則從吾所好簞瓢陋巷帶索鼓琴以詠先王之風不然或撰造一家之言建不朽之業寄知音於後世亦可矣詩云優哉游哉聊以卒歳此之謂也蓋古之人得志則澤加於民不得志修身見於世達則兼善天下窮則獨善其身囂囂如也何必枉道求合哉夫一言之間推見心術窺測至隱若是乎言之不可不慎也漢武帝時頗多策士後先奏對各異其

說董生一言主正公孫氏一言主和至觀其終世行業亦以類判如其所言自此以降則文學賢良茂陵唐生九江祝生劉子雄魯萬生者聲稱孝昭之世跡其行事雖不少概見然深考其說立意較然不詭於道其為孔孟之徒也必矣往余嘗師事涇野呂公西玄馬公學儒者言鼂余以立志養氣之說自孔孟求之毋曲學以阿世及指稱漢代作者此書為最其言治理並可設施儒者之能事畢在是也嗟乎昔人既逝雅訓猶存不敢廢







墜謹為註釋因著其說如此若鹽鐵終始之詳余别有序姑藏之山中以俟知者此不具載云

嘉靖癸丑閏三月朔旦雲間張之象序

# 鹽鐵論卷一

漢　桓寬　撰

明　張之象　註

## 本議第一

惟始元六年有詔書使丞相(去聲)御史與所舉賢良文學語問民間所疾苦(漢書食貨志曰昭帝即位六年詔郡國舉賢良文學之士問以民所疾苦教化之要車千秋傳曰武帝疾立皇子鉤弋夫人男為太子拜大將軍霍光車騎將軍金日磾御史大夫桑弘羊及丞相千秋並受遺詔輔道少主武帝崩昭帝初即位未任聽政政事壹決大將軍光

千秋居丞相位謹厚有重德始元六年昭帝詔郡國舉賢良文學之士問以民所疾苦於是鹽鐵之議起焉

文學對曰竊聞治人之道坊（古防字）淫佚（音逸）之原廣道德之端抑末利而開仁義毋（音無）示以利然後教化可興而風俗可移也今郡國有鹽鐵酒榷（音較）均輸與民爭利（食貨志曰大農上鹽鐵丞孔僅咸陽言山海天地之藏也皆宜屬少府陛下不私以屬大農佐賦願募民自給費因官器作煑鹽官與牢盆浮食奇民欲擅管山海之貨以致富羨役利細民其沮事之議不可勝聽敢私鑄鐵器煑鹽者釱左趾沒入其器物郡不出鐵者置小鐵官使屬在所縣使孔僅東郭咸陽乘傳舉行天下鹽鐵作官

府除故鹽鐵家富者為吏武帝紀曰天漢三年春二月
初榷酒酤是時桑弘羊為大司農蓋其所建也應劭曰
縣官自酤榷賣酒小民不得復酤也韋昭曰榷謂禁民
酤釀獨官開置如道路設木為榷獨取利也爾雅謂之
石杠今之略彴是也禁閉其事摠利入官而下無由以
得有若渡水之榷因立名焉史記平準書曰元封元年
桑弘羊為治粟都尉領大農代孔僅筦天下鹽鐵弘羊
以諸官各自市相與爭物故騰躍而天下賦輸或不償
其僦費乃請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各往往
縣置均輸令遠方各以其物貴時商賈所轉販者為賦
而相灌輸置平準於京師都受天下委輸名工官治車
諸器皆仰給大農大農之諸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即
賣之賤則買之如此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則反本而
萬物不得騰踊故抑天下物名曰平準天子以為然許
之於是天子北至朔方東到太山巡海上並北邊以歸
所過賞賜用帛百餘萬匹錢金以巨萬計皆取足大農

散敦厚之樸成貪鄙之化是以百姓就本者寡趨末者衆夫音扶文繁則質衰末盛則本虧末修則民淫本修則民慤音卻善也誠也民慤則財用足民侈則饑寒生願罷鹽鐵酒榷音較均輸所以進本退末廣利農業便也

大夫曰匈奴背叛不臣數音朔頻也為暴於邊鄙匈奴傳曰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維樂彦括地譜云夏桀無道湯放之鳴條三年而死其子獯鬻妻桀之衆妾避居北野隨畜移徙中國謂之匈奴晉灼云殷時曰獯鬻周曰玁狁秦曰匈奴匈奴傳又曰元朔二年夏匈奴數萬騎入殺代郡太守恭及略千餘人其秋匈奴又入鴈門殺略千餘人其明年匈奴又復入代

郡定襄上郡各三萬騎殺略數千人匈奴右賢王怨漢奪之河南地而築朔方數為冦盜邊及入河南侵擾朔方殺略吏民甚衆

備之則勞中國之士不備則侵盜不止

先帝哀邊人之久患苦為虜所係獲也故修障音瘴塞音賽飭烽燧屯戍音絜以備之先帝漢武帝也漢大行王恢曰今匈奴縱意日久矣侵盜無已係虜人民戍卒死傷中國道路揩車相望此仁人之所哀也障保障也謂塞上要險處築城以為蔽障也塞邊塞也烽候表也燧塞上亭守烽火者丈顏曰邊方避冦作高土櫓櫓上作桔臯桔臯頭兠零以薪草置其中常低之有冦即火燃舉之以相告曰烽又多積薪冦至則即燃之望其煙曰燧顏師古曰晝則燔燧夜則舉烽戍守邊也從人持戈為意

邊用度不足故興鹽鐵設

酒榷(音較)置均輸蓄貨長(音掌)財以佐助邊費今議者欲罷之內空府庫之藏外乏執備之用使備塞(音賽)乘城之士(乘城謂登城而守之也)饑寒於邊將何以澹(古贍字)之罷之不便也

文學曰孔子曰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故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喪(去聲)畜仁義以風之廣德行(去聲)以懷之(韓嬰曰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喪士不言通財貨不賈於道故駟馬之家不時雞豚之息伐冰之家不圖牛羊之入

千乘之君不通貨財冢卿不修幣大夫不為場圃委積之臣不貪市井之利是以貧窮有所歡而孤寡有所措其手足也詩曰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是以近者親附而遠者說音悅服故善克者不戰善戰者不師善師者不陳古陣字穀梁傳曰善為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陳善陳者不戰善戰者不死善死者不亡班固曰齊之技擊不可以遇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以直秦之銳士秦之銳士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可以敵湯武之仁義故曰善師者不陳善陳者不戰善戰者不敗善敗者不亡若夫舜修百僚咎繇作士命以蠻夷猾夏寇賊姦宄而刑無所用所謂善師不陳者也湯武征伐陳師誓衆而放禽桀紂所謂善陳不戰者也齊桓南服強楚使貢周室北伐山戎為燕開路存亡繼絕功為伯首所謂善戰不敗者也楚昭王遭闔廬之禍國滅出亡父老送之王曰父老反

矣何患無君父老曰有君如是其賢也相與從之或奔走赴秦號哭請救秦人憐之為之出兵昭王返國所謂善此不亡者也修之於廟堂而折衝還(音旋)師王者行仁政無敵於天下惡(音烏)用費哉

大夫曰匈奴桀黠(音牽謚法云賊人多殺曰桀古人謂桀黠者謂其凶暴若桀也)擅恣入塞(音賽)犯厲中國殺伐郡縣朔方都尉甚悖不軌(法也)宜誅討之日久矣陛下垂大惠哀元元之未澹(古贍字蔡邕獨斷曰漢天子正號曰皇帝自稱曰朕臣民稱之曰陛下陛階也所由升堂也天子必有近臣執兵陳於陛側以戒不虞謂之陛下者羣臣與天子言不敢指斥天子故呼在陛下者而告之因卑達尊之

意也上書亦如之及羣臣士庶相與言曰殿下閤下執事之屬皆此類也元元庶民也不忍暴士大夫於原野縱然被音披堅執銳有北面復匈奴之志又欲罷鹽鐵均輸憂邊用損武略無憂邊之心於其義未便也

文學曰古者貴以德而賤用兵祭公謀父曰先王耀德不觀兵是故周文公之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先王之於民也茂正其德而厚其性阜其財而利其器用明利害之鄉以文修之使之務利而避害懷德而畏威故能保世以滋大兵略訓曰湯之七十里而王者修德也智伯有千里之地而亡者窮武也故千里之國行文德者王萬乘之國好用兵者亡孔子曰

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今廢道德而任兵革興師而伐之屯戍(音絮)而備之暴兵露師以支久長轉輸糧食無已使邊境之士饑寒於外百姓勞苦於内立鹽鐵始張利官以給之非長策也故以罷之為便也

大夫曰古之立國家者開本末之途通有無之用市朝以一其求致士民聚萬貨農商工師各得所欲交易而退易曰通其變使民不倦(食貨志曰自神農之世斲木為耜揉木為

耒耒耜之利以教天下而食足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而貨通食足貨通然後國實民富而教化成黄帝以下通其變使民不倦李奇曰器幣有不便於時則變更通利之使民樂其業而不倦也 故工不出則農用乖商不出則寶貨絕農不出則穀不殖寶貨絕則財用匱呂氏春秋曰農攻粟工攻器賈攻貨時事不共是謂大凶周書曰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財匱少而山澤不闢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則饒原小則鮮上則富國下則富家 故鹽鐵均輸所以通委財而調緩急罷之不便也

文學曰夫道民以德則民歸厚示民以利則民俗薄俗

薄則背義而趨利趨利則百姓交於道而接於市老子曰貧國若有餘非多財也嗜欲衆而民躁也釋名曰躁燥也如物燥則飛揚賈逵曰躁擾也淮南齊俗訓曰亂國若盛治國若虛亡國若不足存國若有餘虛者非無人也皆守其職也盛者非多人也皆徼於末也有餘者非多財是也欲節事寡也不足者非無貨也民躁而費多也是以王者崇本退末以禮義坊古防字民欲實菽粟貨財市商不通無用之物工不作無用之器故商所以通鬱滯工所以備器械非治國之本務也

大夫曰管子云國有沃野之饒而民不足於食者器

械不備也有山海之貨而民不足於財者商工不備也隴蜀之丹漆旄羽荆揚之皮革骨象江南之枏音南梓竹箭燕齊之魚鹽旃裘兗豫之漆絲絺紵養生送死之具也待商而通待工而成貨殖傳曰夫山西饒材竹穀纑旄玉石山東多魚鹽漆絲聲色江南出枏梓薑桂金錫連丹沙犀瑇瑁珠璣齒革龍門碣石北多馬牛羊旃裘筋角銅鐵則千里往往山出棊置皆中國人民所喜好謠俗被服飲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寧有政教發徵期會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賤之徵貴貴之徵賤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

驗耶故聖人作為舟楫以通川谷服牛駕馬以達陵陸致遠窮深所以交庶物而便百姓易曰黄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刳木為舟剡木為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蓋取諸渙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是以先帝建鐵官以澹古贍字農用開均輸以足民財鹽鐵均輸萬民所戴仰而取給者罷之不便也

文學曰國有沃野之饒而民不足於食者工商盛而本業荒也有山海之貨而民不足於財者不務民用而淫巧衆也管子曰國有十年之畜而民不足於食是皆以其技能望君之禄也君有山海之金而民不足

於用是皆以其事業交接於其上也故川源不能實漏卮山海不能澹古贍字溪壑氾論曰霤水足以溢壺榼江河不能實漏卮王符曰山林不能給野火江海不能實漏卮是以盤庚萃居舜藏黃金殷紀曰帝盤庚之時殷已都河北盤庚渡河南復居成湯之故居乃五遷無定處殷民咨胥皆怨不欲徙盤庚乃告諭諸侯大臣曰昔高后成湯與爾之先祖俱定天下法則可修舍而弗勉何以成德乃遂涉河南治亳行湯之政然後百姓由寧殷道復興諸侯來朝以其遵成湯之德也泰族訓曰夫水出於山而入於海稼生於田而藏於倉聖人見其所生則知其所歸矣故舜深藏黃金於嶄巖之山所以塞貪鄙之心也高帝禁商賈音古不得仕宦所以遏貪鄙之俗而醇至誠之風也食貨志曰秦兼天下幣為二等黃金以溢為名上幣銅錢質如周錢

文曰半兩重如其文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為器飾寶藏不為幣然各隨時而輕重漢興以為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莢錢黄金一斤而不軌逐利之民畜積餘贏以稽市物痛騰躍米至石萬錢馬至匹百金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稅租以困辱之孝惠高后時為天下初定復弛商賈之律然市井子孫亦不得官為吏顔師古曰欲令務農也

排困市井排斥也坊古防字塞利門而民猶為非也況上之為利乎傳去聲曰諸侯好去聲利則大夫鄙大夫鄙則士貪士貪則庶人盜劉向曰周天子使家父毛伯求金於諸侯春秋譏之故天子好利則諸侯貪諸侯貪則大夫鄙大夫鄙則庶人盜上之變下猶風之靡草也故為人君者明貴德而賤利以道下下之為惡尚不可止今隱公貪利而身自漁濟上而行八佾以此化於國人國人安得不解

於義解於義而縱其欲則災害起而臣下僻矣故其元年始書螟言災害將起國家將亂云爾司馬遷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

是開利孔為民罪梯者也

管子曰利出於一孔者其國無敵出二孔者其兵不詘出三孔者不可以舉兵出四孔者其國必亡先王知其然故塞民之養隘其利途故予之在君奪之在君貧之在君富之在君故民之戴上如日月親君若父母　梯階也詩曰無拳無勇職為亂階

大夫曰往者郡國諸侯各以其物貢輸往來煩雜物多苦惡或不償其費故郡置輸官以相給運而便遠

方之貢故曰均輸開委府于京以籠貨物（籠包舉也）賤即買貴即賣是以縣官不失實（如淳曰縣官天子也張晏曰不敢斥言天子謂之縣官也）商賈（音古）無所牟利（如淳曰牟取也）故曰平準平準則民不失職均輸則民齊勞逸故平準均輸所以平萬物而便百姓非開利孔為民罪梯者也

文學曰古者之賦稅於民也因其所工不求所拙農人納其獲女紅（音工）効其功（食貨志曰古者民受田有賦有稅賦供車馬兵甲士徒之役充實府庫賜予之用稅給郊社宗廟百神之祀天子奉養百官祿食庶事之費周禮曰司稼掌巡邦野之稼而辨

穡稑之種周知其民與其所宜地以為法而縣于邑閭廵野觀稼以年之上下出斂法掌均萬民之食而賙其急而平其興典婦功掌婦式之法以授嬪婦及內人女功之事齎凡授嬪婦功及秋獻功辨其苦良比其小大而賈之物書而揭之以供王及后之用頒之於內府令釋其所有責其所無百姓賤賣貨物以便上求閒音諫者郡國或令平聲令也使民作布絮吏留難與之為市吏之所入非獨齊陶之縑蜀漢之布也亦民間之所為耳而行姦賣乎農民重平聲苦女紅音工再稅未見輸之均也縣官猥音委發闔門擅市則萬物並收萬物並收則物騰躍司馬貞曰騰躍者謂物踊貴而價起有如物之騰躍而起

也騰躍則商賈（音古）侔利自市（行貨曰商坐販曰賈）侔利自市則吏容姦豪而富商積貨儲物以待其急輕賈（音古）姦吏收賤以取貴未見準之平也蓋古之均輸所以齊勞逸而便貢輸非以為（去聲）利而賈（音古）萬物也

## 力耕第二

大夫曰王者塞天財禁關市執準守時以輕重御民豐年歲登則儲積以備乏絕凶年惡歲則行幣物流有餘而調不足也昔禹水湯旱百姓匱乏或相假以

接衣食禹以歷山之金湯以嚴山之銅鑄（音注）幣以贍其民而天下稱仁往者財用不足戰士或不得祿而山東被災齊趙大饑（穀梁傳曰五穀不升為大饑）賴均輸之畜倉廩之積戰士以奉饑民以賑故均輸之物府庫之財非所以賈（音古）萬民而專奉兵師之用亦所以賑困乏而備水旱之災也

文學曰古者十一而稅澤梁以時入而無禁黎民咸被南畝而不失其務（韓嬰曰王者之等賦正事田野什一關市譏而不征山林澤梁以時入而

不禁相地而正壤理道而致貢萬物羣來無有流滯以相通移近者不隱其能遠者不疾其勞雖幽閒僻陋之國莫不趨使而安樂之夫是之謂王者之等賦正事詩曰敷政優優百祿是遒

故三年耕而餘一年之蓄九年耕有三年之蓄此禹湯所以備水旱而安百姓也

王制曰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周書曰有十年之積者王有五年之積者霸無一年之積者亡主術訓曰夫天地之大計三年耕而餘一年之食率九年而有三年之蓄十八年而有六年之積二十七年而有九年之儲雖涔旱災害之殃民莫困窮流亡也故國無九年之儲謂之不足無六年之積謂之閔急無三年之蓄謂之窮乏故有仁君明王其取下有節自養有度

則得承受於天地而不離飢寒之患矣若彼貪主暴君撓於其下侵漁其民以適無窮之欲則百姓無以被天和而履地德矣草萊不闢田疇不治雖擅山海之財通百味之利猶不能澹（古贍字）也是以古者尚力務本而種樹繁躬耕趣時而衣食足雖累凶年而人不病也（梁簡文帝曰九年之水不傷堯政七載之旱無累湯朝）故衣食者民之本稼穡者民之務也二者修則國富而民安也（晁錯曰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飢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為開其資財之道也民貧則姦邪生貧生於不足不足生於不農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詩云百室盈止婦子寧止也

大夫曰賢聖治家非一室富國非一道昔管仲以權譎伯音霸而范氏以强大亡管仲傳曰管仲夷吾者頴上人也少時常與鮑叔牙游鮑叔知其賢管仲貧困常欺鮑叔鮑叔終善遇之不以為言已而鮑叔事齊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糾及小白立為桓公公子糾死管仲囚焉鮑叔遂進管仲管仲既用任政於齊齊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謀也晉世家曰定公十五年趙鞅使邯鄲大夫午不信欲殺午午與中行寅范吉射親攻趙鞅鞅走保晉陽定公圍晉陽荀櫟韓不信魏侈與范中行為仇乃移兵伐范中行范中行反晉君擊之敗范中行范中行走朝歌保之韓魏為趙鞅謝晉君乃赦趙鞅復位二十二年晉敗范中行氏二子奔齊出公十七年知伯與韓趙魏共分范中行地以為邑使治家養生必於農則舜不

甄陶而伊尹不為庖（韓非子曰歷山農者侵畔舜往耕朞年而耕者讓畔河濱漁者爭壇舜往漁朞年而漁者讓長東夷之陶者苦窳舜往陶朞年而器以牢殷紀曰伊尹名阿衡阿衡欲干湯而無由乃為有莘氏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致于王道）故善為國者天下之下我高天下之輕我重以末易其本以虛蕩其實今山澤之財均輸之藏所以御輕重而役諸侯也汝漢之金纖微之貢所以誘外國而釣羌胡之寶也夫（音扶）中國一端之縵（音漫繒之無文者也）得匈奴累金之物而損敵國之用是以臝（音騾）驢（音閭）馲（音宅）駞（音佗）銜尾入塞（音賽[illegible]）驒騱而

馬生也駞駝古本作槖佗言能負槖囊而佗物也驒音馱騱音奚騵音元馬盡為我畜驒騱古本作驒奚駏驉類也鼲音渾鼦音貂狐貉采旃音氊文罽音計充於內府而璧玉珊瑚瑠璃咸為國之寶是則外國之物內流而利不外泄也異物內流則國用饒利不外泄則民用給矣詩曰百室盈止婦子寧止

文學曰古者商通物而不豫工致牢而不偽故君子耕稼佃漁其實一也商則長音掌詐工則致罵內懷闚音窺闞音于而心不作闚闞私視也是以薄夫欺而敦夫薄昔桀女樂

充宮室文繡衣裳故伊尹高逝遊亳（音薄）而女樂終廢其國（管子曰昔者桀之時女樂三萬人端譟晨樂聞於三衢是無不服文繡衣裳者伊尹以亳之遊女工文繡纂組一純得粟百鍾於桀之國夫桀之國天子之國也桀無天下憂飾婦女鍾鼓之樂故伊尹得其粟而奪之流此之謂來天下之財桀霸有天下而用不足湯有七十里之亳而用有餘天非獨為湯雨菽粟而地非獨為湯出財物也伊尹善通移輕重開闔決塞通於高下徐疾之筴坐起之費時也）令驘（音騾）驢（音閭）之用不中（去聲）牛馬之功鼲（音渾）鼦（音貂）旃（音氈）罽（音計）不益錦綈（音提）之實（綈厚繒也）美玉珊瑚出於昆山珠璣犀象出於桂林此距（違也）漢萬有餘里計耕桑之功資財之費是一物而售

音受百倍其價一也一挹而中去聲萬鍾之粟也中當也夫上好去聲珍怪則淫服下流貴遠方之物則貨財外充是以王者不珍無用以節其民不愛奇貨以富其國故理民之道在於節用尚本分土井田而已韓嬰曰古者八家而井田方里為一井廣三百步長三百步為一里其田九百畝廣一步長一步為一畝廣百步長百步為百畝八家為鄰家得百畝餘夫各得二十五畝家為公田十畝餘二十畝共為廬舍各得二畝半八家相保出入更守疾病相憂患難相救有無相貸飲食相召嫁娶相謀漁獵分得仁恩施行是以其民和親而相好詩曰中田有廬疆埸有瓜今或不然令民相伍有罪相伺有刑相舉使搆造怨仇而民相殘傷和睦之心賊仁恩害士化所和者寡欲敗者

多於仁道泯馬詩曰其何能淑載胥及溺

大夫曰自京師東西南北歷山川經郡國諸殷富大都無非街衢五通商賈（音古）之所臻萬物之所殖者故聖人因天時知（去聲）者因地財上士取諸人中士勞其形長沮桀溺無百金之積蹠（音隻）蹻（音脚）之徒無猗頓之富（長沮桀溺二人楚隱者南華經曰柳下惠之弟名曰盜蹠盜蹠從卒九千人横行天下侵暴諸侯穴室樞戶驅人牛馬取人婦女貪得忘親不顧父母兄弟不祭先祖所過之邑大國守城小國入保萬民苦之史記正義曰按蹠者黄帝時大盜之名以柳下惠弟為天下大盜故世放古號之盜蹠許慎曰莊蹻楚

威王之將軍能大為盜也貨殖傳曰猗頓用盬鹽起與王者埒富孔叢子曰猗頓魯之窮士也耕則常飢桑則常寒聞朱公富往而問術焉朱公告之曰子欲速富當畜五牸於是乃適西河大畜牛羊於猗氏之南十年之間其息不可計貲擬王公馳名天下以興富於猗氏故曰猗頓宛周齊魯商徧天下故乃賈音古之富或累萬金追利乘羨之所致也羨饒也富國何必用本農足民何必井田也

文學曰洪水滔天而有禹之績本經訓曰舜之時共工振滔鴻水以薄空桑龍門未開呂梁未發江淮通流四海溟涬民皆上丘陵赴樹木舜乃使禹疏三江五湖闢伊闕導瀍澗平通溝陸流注東海鴻水漏九州乾萬民皆寧其性千金書曰古龍門未開呂梁未發河出孟門大溢逆流名曰洪水禹

乃決流疏河為彭澧之漳所活者千八百國此禹之功也

## 河水泛溢而有宣房之功

河渠書曰漢武元光中河決瓠子後二十餘歲歲因以數不登而梁楚之地尤甚天子既封禪巡祭山川其明年旱乾封少雨天子乃使汲仁郭昌發卒數萬人塞瓠子決河於是上呂用事萬里沙則還自臨決河沉白馬玉璧於河令羣臣從官自將軍以下皆負薪寘決河是時東郡燒草呂故柴薪少而下淇園之竹以為揵天子既臨河決悼功之不成乃作瓠子之歌於是卒塞瓠子築宮其上名曰宣房宮而導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跡而梁楚之地復寧無水災

## 商紂暴虐而有孟津古作盟津之謀

覽冥訓曰武王代紂渡于孟津陽侯之波逆流而擊疾風晦冥人馬不相見於是武王左操黃鉞右秉白旄瞋目而撝之曰余任天下誰敢害吾意者於是風濟而波罷樂稽耀嘉曰武王承命興師誅于商萬國咸喜軍渡孟津前歌後舞克殷

之後民乃大安家給人足酌酒觴搖天下煩擾而有乘羨之富夫音扶上古至治民樸而貴本安愉而寡求愉樂也當此之時道路罕行市朝音潮生草本經訓曰振困窮補不足則名生興利除害伐亂禁暴則功成世無災害雖神無所施其德上下和輯雖賢無所立其功故耕不強者無以充虛織不強者無以掩形雖以湊音輳會之要陶室之術無所施其巧齊俗訓曰神農之法曰丈夫丁壯而不耕天下有受其飢者婦人當年而不織天下有受其寒者故身自耕妻親織以為天下先其導民也不貴難得之貨不器無用之物是故其耕不強者無以養生其織不強者無以揜形有餘不足各歸其身衣食饒溢姦邪不生安樂無事而天下均平故孔丘曾參無所施其善孟賁成荆無所行其

威公孫鞅曰神農之世公耕而食婦織而衣刑政不用而治甲兵不起而王韓嬰曰四體不掩則鮮仁人五藏空虛則無立士故先王之法天子親耕后妃親蠶先天下憂衣與食也自古及今不施而得報不勞而有功者未之有也主術訓曰耕之為事也勞織之為事也擾擾勞之事而民不舍者知其可以衣食也人之情不能無衣食衣食之道必始於耕織萬民之所能見也物之若耕織者始初甚勞終必利也

## 通有第三

大夫曰燕之涿（音卓）薊（音計）趙之邯（音寒）鄲（音單）魏之溫軹（音止）韓之滎（音熒）陽齊之臨淄（音緇）楚之宛丘鄭之陽翟二周

之三川富冠（去聲）海内皆為天下名都非有助之耕其野而田（去聲）其地者也居五諸侯之衢跨街衝之路也故物豐者民衍宅近市者家富富在術數不在勞身利在勢居不在力耕也（貨殖傳曰夫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此言末業貧者之資也）

文學曰荊揚南有桂林之饒内有江湖之利左陵陽之金右蜀漢之材伐木而樹穀燔萊而播粟火耕而水耨地廣而饒材然後呰（音紫）窳（音庾）偷生（徐廣曰呰窳苟且墮嬾之謂也應劭曰呰

弱也晉灼曰窳病也好衣甘食雖白屋草廬歌謳鼓琴日給月單通作殫盡也竭也朝歌暮戚趙中山帶連屬也大河纂集也四通神衢當天下之蹊商賈音古錯於路諸侯交於道然民淫好去聲末侈靡而不務本田疇不修男女矜飾家無斗筲鳴琴在室是以楚趙之民均貧而寡富宋衛韓梁好去聲本稼穡編戶齊民無不家衍人給顏師古曰編列次也編戶列名籍為庶人也如淳曰齊等也無有貴賤謂之齊民若今言平民也故利在自惜不在勢居街衢富在儉力趣時不在歲司羽鳩也左傳曰魯昭公十七年秋郯子來朝公與

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皞氏鳥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黄帝氏以雲紀故為雲師而雲名炎帝氏以火紀故為火師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紀故為水師而水名大皞氏以龍紀故為龍師而龍名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玄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至者也青鳥氏司啟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祝鳩氏司徒也鴡鳩氏司馬也鳲鳩氏司空也爽鳩氏司寇也鶻鳩氏司事也五鳩鳩民者也五雉為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為九農正扈民無淫者也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為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

大夫曰五行東方木而丹章有金銅之山南方火而交趾有大海之川西方金而蜀隴有名材之林北方

水而幽都有積沙之地此天地所以均有無而通萬物也今吳越之竹隋唐之材不可勝(音升)用而曹衛梁宋采棺轉尸江湖之魚萊黃之鮐(音台)不可勝(音升)食而鄒魯周韓藜藿蔬食天下之利無不澹(古贍字)而山海之貨無不富也然百姓匱乏之財用不足多寡不調(調和也)而天下財不散也

文學曰古者采椽不斲(音卓)茅屋不翦衣(去聲)布褐飯(上聲)土硎(音刑韓非子曰堯之有天下也堂高三尺采椽不斲茅茨不翦雖逆旅之宿不勤於此矣冬日鹿裘夏日

葛裘粢糲之食藜藿之羹飯土匭啜土硎雖監門之養不觳於此矣精神訓曰高臺層榭人之所麗也而堯樸桷不斲素題不枅珍怪奇異人之所美也而堯糲粢之飯藜藿之羹文繡狐白人之所好也而堯布衣掩形鹿裘禦寒俶真訓曰夫聖人量腹而食度形而衣節於己而已貪污之心奚由生哉故能有天下者必無以天下為也

鑄音注金為鉏音鋤梴音言埴音植為器工不造奇巧世不寶不可衣食之物晁錯曰夫珠玉金銀飢不可食寒不可衣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各安其居樂音洛其俗甘其食便其器是以遠方之物不交而昆山之玉不至今世俗壞而競於淫靡女極纖微工極技巧雕素樸而尚珍恠鑽山石而求金銀沒深淵求

珠璣設機陷求犀象張網羅求翡翠求蠻貊之物以眩中國目無常主曰眩亂也徙邛渠容切筰音作之貨致之東海交萬里之財曠日費功無益於用是以褐衣匹婦勞罷音疲力屈而衣食不足也故王者禁溢利節漏費溢利禁則反本漏費節則民用給是以生無乏資死無轉尸也轉棄也詮言訓曰為治之本務在於安民安民之本在於足用足用之本在於勿奪時勿奪時之本在於省事省事之本在於節欲節欲之本在於反性反性之本在於去載主術訓曰食者民之本也民者國之本也國者君之本也是故人君者上因天時下盡地財中用人力是以羣生遂長五穀蕃殖教民養育六畜以時種樹務修田疇滋殖桑

磨肥墝高下各因其宜丘陵阪險不生五穀者以樹竹木春伐枯槁夏取果蓏秋畜蔬食冬伐薪以為民資是故生無乏用死無轉尸

大夫曰古者宮室有度輿服以庸采椽茅茨非先王之制也君子節奢刺儉儉則固昔季文子相去聲魯妻不衣去聲帛馬不秣粟魯世家曰季文子卒家無衣帛之妾廐無食粟之馬府無金玉以相三君君子曰季文子廉忠矣說苑反質篇曰季文子相魯妾不衣帛馬不食粟仲孫他諫曰子為魯上卿妾不衣帛馬不食粟人其以子為愛且不華國也文子曰然乎吾觀國人之父母衣麤食蔬吾是以不敢且吾聞君子以德華國不聞以妾與馬夫德者得於我又得於彼故可行若淫於奢侈沉於文章不

能自反何以守國仲孫他懟而退孔子曰不可大儉極下此蟋蟀所為作也蟋蟀刺晉僖公也儉不中禮故作是詩以閔之欲其及時以禮自虞樂也管子曰不飾公室則材木不可勝音升用不充庖廚則禽獸不損其壽無味利則本業所出無黼音甫黻音弗則女紅音工不施故工商梓匠邦國之用器械之備也自古有之非獨於此弦高飯上聲牛於周人間訓曰秦穆公使孟盟舉兵襲鄭過周以東鄭之賈人弦高蹇他相與謀曰師行數千里數絕諸侯之地其勢必襲鄭凡襲國者以為無備也今示以知其情必不敢進乃矯鄭伯之命以十二牛勞之三率相與謀曰凡襲人者以為弗知也今已知之矣守

備必固進必無功乃還師而反晉先軫舉兵擊之大破之殽鄭伯乃以存國之功賞弦高弦高辭之曰誕而得賞則鄭國之信廢矣為國而無信是俗敗也賞一人敗國俗仁者弗為也以不信得厚賞義者弗為也遂以其屬徙東夷終身不反

## 五羖賃車入秦

臣術篇曰秦穆公使賈人載鹽徵諸賈人賈人買百里奚以五羖羊之皮使將車之秦秦穆公觀鹽見百里奚牛肥曰任重道遠以險而牛何以肥也對曰臣飲食以時使之不以暴有險先後之以身是以肥也穆公知其君子也令有司具沐浴為衣冠與坐公大悅異日與公孫支論政公孫支大不寧曰君耳目聰明思慮審察君其得聖人乎公曰然吾悅夫奚之言彼類聖人公孫支遂歸取鴈以賀曰君得社稷之聖臣敢賀社稷之福公不辭再拜而受明日公孫支乃致上卿以讓百里奚曰秦國處僻民陋以愚無知危亡之本也臣自知不足以處其上請以讓

之公不許公孫支曰君不用賓相而得社稷之聖臣君之禄也臣見賢而讓之臣之禄也今君既得其禄矣而使臣失禄可乎請終致之公不許公孫支曰臣不肖而處上位是君失倫也不肖失倫臣之過進賢而退不肖君之明也今臣處位廢君之德而逆臣之行也臣將逃公乃受之故百里奚為上卿以制之公孫支為次卿以佐之也

公輸子以規矩公輸子名班魯之巧人作雲梯之械以攻宋者規者所以圓萬物者也矩者所以方萬物者也

歐冶以鎔鑄音注吳越春秋曰越王允常聘歐冶子作名劍五枚一曰純鉤二曰湛盧三曰豪曹四曰魚腸五曰巨闕秦客薛燭善相劍越王取豪曹巨闕魚腸等示之薛燭皆曰非寶劍也取純鉤示之薛燭曰光乎若屈陽之華沉沉如芙蓉始生於湖觀其文如列星之行觀其光如水之溢塘其文色渙渙如冰將釋見日之光此純鉤也取湛盧示之薛燭曰

銜金鐵之英吐銀錫之精寄氣託靈有遊出之神服此劒可以折衝伐敵人君有逆謀則去之他日允常乃以湛盧獻吳吳公子光弑吳王僚湛盧去如楚

語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農商交易以利本末山居澤處蓬蒿墝音敲埆音慤財物流通有以均之是以多者不獨衍少者不獨饉韓嬰曰聖人刳木為舟剡木為楫以通四方之物使澤人足乎木山人足乎魚餘衍之財有所流故豐膏不獨樂磽确不獨苦雖遭凶年飢歲禹湯之水旱而民無凍餓之色故生不乏用死不轉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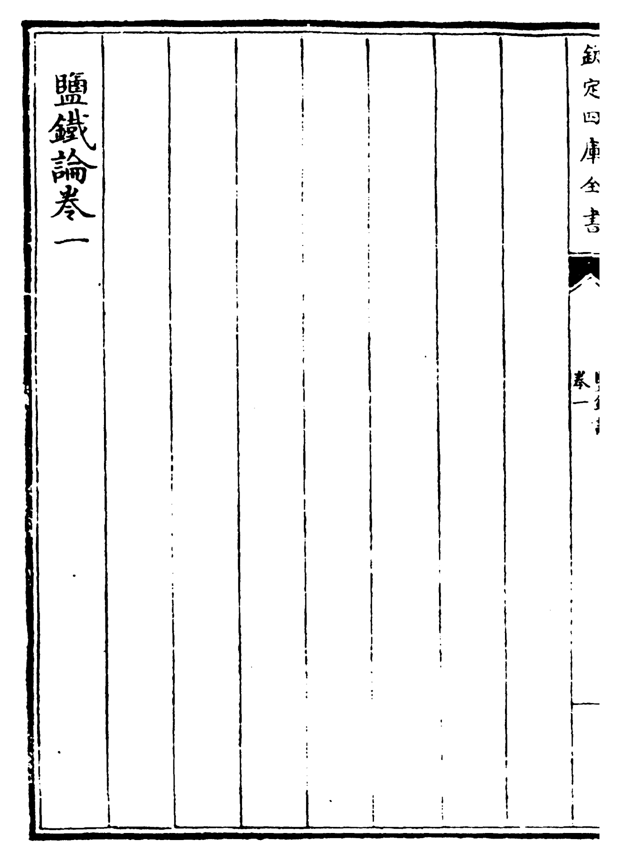
若各居其處食其食則是橘柚不鬻音祝衒鬻賣也胸音朐鹵音魯之鹽不出旃音氈罽音計不市而吳唐之材不用也

文學曰孟子云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音升食蠶麻以時布帛不可勝音升衣也斧斤以時入材木不可勝音升用佃漁以時魚肉不可勝音升食周書曰文王受命之九年時維暮春在鄗謂太子發曰吾語汝所保所守守之哉厚德廣惠忠信愛人君子之行不為驕侈不為靡泰不淫於美括柱茅茨為愛費山林非時不升斤斧以成草木之長川澤非時不入網罟以成魚鱉之長不麛不卵以成鳥獸之長畋漁以時童不夭胎馬不馳騖土不失宜土可犯材可蓄潤濕不穀樹之竹葦莞蒲礫石不可穀樹之葛木以為絺綌以為材用故凡天地之間聖人裁之並為民利是魚鱉歸其泉鳥歸其林孤寡辛苦咸賴其生山以遂其材工匠以為其器百物以平其利商賈以通其貨工不失其務農不失其時是謂和德主術訓曰先王之法畋不掩羣不取麛夭

不蒸澤而漁不焚林而獵豺未祭獸罝罦不得布於野獺未祭魚網罟不得入於水鷹隼未摯羅網不得張於谿谷草木未落斧斤不得入山林昆蟲未蟄不得以火燒田孕育不得殺鷇卵不得探魚不長尺不得取彘不期年不得食是故草木之發若蒸氣禽獸歸之若流原飛鳥歸之若烟雲有所以致之也雍季曰焚林而田得獸雖多而明年無復也乾澤而漁得魚雖多而明年無復也

若則飾宮室增臺榭梓匠斲音卓巨為小以圓為方上成雲氣下成山林則材木不足用也男子去本為末雖雕文刻鏤音陋以象禽獸窮物究變則穀不足食也婦女飾微治細以成文章極技盡巧則絲布不足衣也庖宰烹殺胎卵煎炙齊去聲和去聲

窮極五味則魚肉不足食也當今世非患禽獸不損材木不勝患僭侈之無窮也非患無旃音氊罽音計橘柚患無狹廬糟糠也


鹽鐵論卷一

# 鹽鐵論卷二

漢 桓寬 撰

明 張之象 註

## 錯幣第四

大夫曰交幣通施民事不及物有所并也計本量委民有饑者穀有所藏也管子曰今為國有地以牧民者務在四時守在倉廩國多財則遠者來地辟舉則民留處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今君鑄錢立幣民通移人有百十之數而民有賣子者何也財有所并也今君躬犂墾田耕發草土得其穀矣民人之食有人若干步畝之數

然而有餓餒於衢閭者何也穀有所藏也故為人君不能散積聚調高下分并則君雖强本趣耕發草立幣而無止民猶若不足也知去聲者有百人之功愚者不更本之事人君不調民有相妨之富也此其所以或儲百年之餘或不厭糟糠也民大富則不可以祿使也大强則不可以威罰也非散聚均利者不齊故人主積其食守其用調其不足禁溢羨厄利塗說文曰厄塞也然後百姓可家給人足也

文學曰古者貴德而賤利重義而輕財三王之時迭盛

迭衰衰則扶之傾則定之是以夏忠殷敬周文庠序之教恭讓之禮粲然可得而觀也及其後禮義弛崩風俗滅息故自食禄之君子違於義而競於財大小相吞激轉相傾此所以或儲百年之餘或無以充虛蔽形也貨殖

傳曰古之在上者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故民有耻而且敬貴誼而賤利欲寡而事節財足而不爭此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及周室衰禮法墮諸侯刻桷丹楹大夫山節藻梲八佾舞於庭雍徹於堂其流至乎士庶人莫不離制而棄本稼穡之民少商旅之民多穀不足而貨有餘陵夷至於桓文之後禮誼大壞上下相冒國異政家殊俗耆欲不制僭差無極於是商通難得之貨工作亡用之器士設反道之行以追時好而取世資偽民背

賈而要名姦夫犯害而求利篡弒取國者為王公圍奪成家者為雄桀禮誼不足以拘君子刑戮不足以威小人富者木土被文錦犬馬餘肉粟而貧者短褐不完唅菽飲水其為編戶齊民同列而以財力相君雖為僕虜猶亡慍色故夫飾變詐為姦軌者自足乎一世之間守道循理者不免於飢寒之患其教自上興繇法度之無限也

古之仕者不穡田者不漁抱關擊柝皆有常秩不得兼利盡物如此則愚知(去聲)同功不相傾也詩云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言不盡物也

荀子曰義與利者人之所兩有也雖堯舜不能去民之欲利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義也雖桀紂亦不能去民之好義然而能使其好義不勝其欲利也故義勝利者為治世利克義者為亂世上重義則義克利上重利則利克義故天子不言多少

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喪士不通財貨有國之君不息牛羊錯質之臣不息雞豚冢卿不修幣大夫不爲場圃從士以上皆羞利而不與民爭業樂分施而耻積藏坊記曰子云君子不盡利以遺民詩云彼有遺秉此有不斂穧伊寡婦之利故君子仕則不稼田則不漁食時不力珍大夫不坐羊士不坐犬

大夫曰湯文繼衰漢興承弊一質一文非苟易常也俗弊家法非務變古也亦所以救失扶衰也故教與俗改弊與世易夏侯玄曰文質之更用猶四時之迭興也王者體天理物必因弊而濟通之時彌質則文之以禮時泰侈則救之以質董仲舒曰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夏后以玄貝周人以紫石後世或金錢刀布物極而衰終

始之運也司馬遷曰物盛則衰時極而轉一質一文終始之運也故山澤無征則君臣同利刀幣無禁則姦貞並行夫音扶臣富相侈下專利則相傾也

文學曰古者市朝音潮而無刀幣各以其所有易無抱布貿音茂絲而已貿易財也交互之義後世即有龜貝金錢刀布之幣交施之也幣數音朔變而民滋偽司馬貞曰古者貨貝食貨志有十朋五貝皆用為貨貝各有多少兩貝為朋故直二百一十六元龜十朋故直二千一百六十已下各有差也錢本名泉言貨之流如泉也故周有泉府之官及景王乃鑄大錢刀者錢也食貨志有契刀錯刀契刀長二寸直五百錯

刀以黄金錯直五千其形如刀故曰刀以其利於人也布泉者言貨流布故周禮有三夫之布食貨志貨布長二寸五分首長八分足枝長八分布者布於民間也夫[音扶]救偽以質坊[古防字]失以禮湯文繼衰革法易化而殷周道興漢初乘弊而不改易畜利變幣欲以反本是猶以煎止燔以火止沸也精神訓曰以湯止沸沸乃不止誠知其本則去火而已矣上好[去聲]禮則民闇飾上好[去聲]貨則下死利也孔子曰下之事上也不從其所令從其所行上好是物下必有甚者矣故上之所好惡不可不慎也是民之表也詩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管子曰一人之治亂在其心一國之存亡在其主天下之治亂道一人出主好本則民好墾草萊主好貨則人賈市主好宮室則工匠巧主好文采則女工靡夫

楚王好小腰而美人省食吳王好劒而國士輕死死與不食者天下所共惡也然而為之者何也從主之所欲也而況愉樂音聲之化乎

大夫曰文帝之時縱民得鑄音注錢冶鐵煮鹽吳王擅鄣音嶂海澤鄧通專西山山東奸猾咸聚吳國秦雍漢蜀因鄧氏吳鄧錢布天下食貨志曰孝文五年為錢益多而輕乃更鑄四銖錢其文為半兩除盜鑄錢令使民放鑄吳王傳曰吳王濞者高帝兄劉仲之子也上患吳會稽輕悍無壯王以填之諸子少乃立濞於沛為吳王孝惠高后時天下初定郡國諸侯各務自拊循其民吳有豫章郡銅山濞則招致天下亡命者益鑄錢煮海水為鹽以故無賦國用益饒佞幸傳曰鄧通者蜀郡南安人也以

擢船為黃頭郎文帝悅焉上使善相者相通曰當貧餓死文帝曰能富通者在我也何謂貧乎於是賜通蜀嚴道以鑄錢鄧氏錢布天下其富如此食貨志曰吳以諸侯即山鑄錢富埒天子後卒叛逆鄧通大夫也以鑄錢財過王者故吳鄧錢布天下故有鑄音注錢之禁禁禦之法立而姦偽息姦偽息則民不期於安得而各務其職不反本何為故統一則民不二也幣由上則下不疑也

文學曰往古幣衆財通而民樂音洛其後稍去舊幣更行白金龜龍民多巧新幣幣數音朔易而民益疑食貨志曰從建元以來用少縣官往往即多銅山而鑄錢民益盜鑄不可勝數錢益多而輕物益少而貴因有司言又造銀錫白金

以為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人用莫如龜故白金三品其一龍文直三千其二馬文直五百其三龜文直三百令縣官銷半兩錢更鑄三銖錢重如其文盜鑄諸金錢罪皆死而吏民之犯者不可勝數於是廢天下諸錢而專命水衡三官作吏近侵利或不中式故有薄厚輕重農人不習物類比之信故疑新不知姦真商賈（音古）以美貿（音茂）惡以半易倍買則失實賣則失理其疑惑滋益甚夫（音扶）鑄（音注）偽金錢以有法而錢之善惡無增損於政擇錢則物稽滯而用人尤被其苦春秋曰算不及蠻夷則不行故王者外不鄣海澤以便民用內不

禁刀幣以通民施叢談曰天道布順人事取予多藏不用是謂怨府故物不可聚也

## 禁耕第五

大夫曰家人有寶器尚函匣一作匵而藏之况人主之山海乎夫音扶權利之處必在深山窮澤之中非豪民不能通其利異時鹽鐵未籠布衣有朐音劬邴音丙人君有吳王皆鹽鐵初議也吳王專山澤之饒薄賦其民賑澹古贍字窮小以成私威私威積而逆節之心作貨殖傳曰曾人俗儉嗇而曾邴氏尤甚以鐵冶起富至巨萬然家自父兄子孫約俛有拾仰有取貰貸行賈徧

郡國鄒魯以其故多去文學而趨利者以曹邴氏也或曰以興富于臨朐故曰朐邴吳王傳曰吳有豫章郡銅山濞則招致天下亡命者益鑄錢煮海水為鹽以故無賦國用益饒漢紀曰孝景三年春吳王濞反初上為太子時吳王太子入朝與上博爭道無禮於上上以博局擲之而死送喪至吳吳王怒曰天下一家何必來葬復遣還長安後稱疾不朝陰懷逆謀時齊人鄒陽淮陰人枚乘皆遊吳數諫不聽於是楚趙有罪見削吳王恐禍及身已為使者自見膠西王合謀發使約諸侯七國同謀南使南越北連匈奴伍被曰吳王賜號為劉氏祭酒受几杖而不朝王四郡之衆地方數千里采山銅以為錢煮海水以為鹽伐江陵之木以為船國富民衆行珍寶賂諸侯與七國合謀舉兵而西破大梁敗狐父奔走而還為越所禽死於丹徒頭足異處身滅祀絕為天下戮

夫音扶不蚤絕其源而憂其末若

決呂梁沛然其所傷必多矣太公曰一家害百家百家害諸侯諸侯害天下王法禁之令放民於權利罷

鹽鐵以資暴强遂其貪心衆邪羣聚私門成黨則强

禦日以不制而并兼之徒姦形成也

文學曰民人藏於家諸侯藏於國天子藏於海内故民

人以垣墻為藏閉天子以四海為匣匱反質篇曰魏文侯御廩災文侯

素服辟正殿五日羣臣皆素服而弔公子成父獨不弔

文侯復殿公子成父趨而入賀曰甚大善矣夫御廩之

災也文侯作色不悦曰夫御廩者寡人寶之所藏也今

火災寡人素服辟正殿羣臣皆素服而弔至於子大夫

而不弔今已復辟矣猶入賀何為公子成父曰臣聞之天子藏於四海之内諸侯藏於境内大夫藏於其家士庶人藏於篋櫝非其所藏者不有天災必有人患今幸無人患乃有天災不亦善乎文侯喟然歎曰善

天子適諸侯升自阼階諸侯納管鍵音健戶鑰曰鍵執策而聽命示莫為主也坊記曰天子四海之内無客禮莫敢為主焉故君適其臣升自阼階即位於堂示民不敢有其室也夷維子曰天子巡狩諸侯辟舍納管籥攝衽抱机視膳於堂下天子已食乃退而聽朝也

是以王者不畜聚下藏於民政理篇曰文王問於呂望曰為天下若何對曰王國富民霸國富士僅存之國富大夫亡道之國富倉府是謂上溢而下漏文王曰善對曰宿善不祥是日也發其倉府以振鰥寡孤獨詩傳曰晉平公之時藏寶之臺燒士大夫聞皆驅車馳馬救火三日三夜乃勝之公子晏子獨

束帛而賀曰甚善矣乎公勃然作色曰珠玉之所藏也國之重寶也而天火之士大夫皆趨車走馬而救之子獨束帛而賀何也有說則生無說則死公子晏子曰何敢無說臣聞之王者藏於天下諸侯藏於百姓商賈藏於篋匱今百姓乏於外短褐不蔽形糟糠不充口而賦斂無已收大半而藏之臺是以天火之且臣聞之昔者桀殘賊海內賦斂無度萬民甚苦是故湯誅之為天下戮笑今皇天降災於藏臺是君之福也而不自知變悟亦恐君之為隣國笑矣公曰善自今以往請藏於百姓之間

遠去聲浮利務民之義義禮立則民化上若是雖湯武生存於世無所容其慮工商之事毆冶之任何姦之能成三桓專魯六卿分晉

聖賢

韋輔錄曰仲孫穀文伯叔孫得臣莊叔季孫行父文子皆魯桓公之曾孫世秉魯政號曰三桓趙無恤襄子范

吉射昭子智瑶襄子荀寅文子魏多襄子韓不信簡子此六族世爲晉卿並有功后實弱晉國號曰六卿不以鹽鐵故權利深者不在山海在朝音潮廷一家害百家在蕭墻而不在朐音劬邴音丙也

大夫曰山海有禁而民不傾貴賤有平而民不疑縣官設衡立準人從所欲雖使五尺童子適市莫之能欺今罷去之則豪民擅其用而專其利決市閭巷高下在口吻音刎貴賤無常端坐而民豪是以養強抑弱而藏於蹠音隻也強養弱抑則齊民消若衆穢之盛而

害五穀一家害百家不在朐音劬邴音丙如何也

文學曰山海者財用之寶也鐵器者農夫之死生也死生用則仇讐滅仇讐滅則田野闢田野闢則五穀熟而寶路開寶路開則百姓澹古贍字而民用給民用給則國富國富而教之以禮則行道有讓而工商不相豫人懷敦樸以自相接而莫相利夫秦楚燕齊土力不同剛柔異勢巨小之用居局之宜黨殊俗易各有所便王制曰凡居民財必因天地寒暖燥濕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齊五味異和器械異制衣服異宜

(脩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縣官籠而一之則鐵器失其宜而農民失其便器用不便則農夫罷(音疲)於野而草萊不辟草萊不辟則民困乏故鹽冶之處大校皆依山川近鐵炭其勢咸遠而作劇郡中踐更者多不勘責(如淳曰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踐更有過更古有正卒無常人皆當迭為之一月一更是為卒更貧者欲得顧更踐者次直者出錢顧之月二千是為踐更也律說卒更踐更者居縣中五月乃更也後從尉律卒踐更一月休十一日也)取庸代縣邑或以戶口賦鐵而賤平其準良家以道次發僦(音就賃也)運鹽鐵煩費邑或以戶百姓病苦之愚竊見一官之

傷千里未覩其在朐音劬邴音丙也

復古第六

大夫曰故扇水都尉彭祖寧歸言鹽鐵令品令品甚明卒徒衣食縣官作鑄鐵器給用甚衆無妨於民而吏或不良禁令不行故民頗苦之令意總一鹽鐵非獨為去聲利入也將以建本抑末離去聲朋黨禁淫侈絶并兼之路也古者名山大澤不以封為去聲下之專利也山海之利廣澤之蓄天下之藏去聲也皆宜屬少府

陛下不私以屬大司農以佐助百姓浮食豪民好去聲欲擅山海之貨以致富業役利細民故沮事議者衆鐵器兵刃天下之大用也非衆庶所宜事也往者豪強大家得管山海之利採鐵石鼓鑄音注煑鹽一家聚衆或至千餘人大抵盡收放流人民也遠去鄉里棄墳墓依倚大家聚深山窮澤之中成姦偽之業遂朋黨之權其輕為非亦大矣今自廣進賢之途揀擇守尉不待去鹽鐵而安民也

文學曰扇水都尉所言當時之利權一切音砌之術也不可以久行而傳世此非明王所以君國子民之道也詩云哀哉為猶匪先民是程匪大猶是經維邇言是聽此詩人刺不通於王道而善為權利者孝武皇帝攘九夷平百越師旅數音朔起糧食不足故立田官置錢入穀射官救急澹古贍字不給食貨志曰元狩二年天子為伐胡故盛養馬馬之往來食長安者數萬匹卒掌者關中不足迺調旁近郡而胡降者數萬人皆得厚賞衣食仰給縣官縣官不給天子乃損膳解乘輿駟出御府禁藏以贍之其明年山東被水災民多飢乏於是天子遣使空郡國倉廩以賑貧今陛下

繼大功之勤養勞勑（音倈）之民此用糜鬻之時（釋名曰糜煮米使糜爛粥淖於糜粥粥然也）公卿宜思所以安集百姓致利除害輔明主以仁義修潤洪業之道明主即位以来六年于茲公卿無請減除不急之官省罷機利之人人權縣（音懸）太久民良望於上陛下宣聖德昭明光令郡國賢良文學之士乘傳（去聲）詣公車議五帝三王之道六藝之風冊（通作策）陳安危利害之分指意粲然（如淳曰律四馬高足為置傳四馬中足為馳傳四馬下足為乘傳一馬二馬為軺傳急者乘一乘傳顔師古曰傳者若今之驛古者以車謂之傳車其後又單置馬

謂之驛騎今公卿辯議未有所定此所謂守小節而遺大體

抱小利而忘大利者也雜言曰太公田不足以償種漁不足以償網治天下有餘智文公種米曾子駕羊孫叔敖相楚三年不知軛在衡後務大者固忘小智伯厨人亡炙蓮而知之韓魏反而不知邯鄲子陽園人亡桃而知之其亡也不知務小者亦忘大也泰族訓曰夫徹於一事審於一技可以曲說而未可以廣應也秤薪而爨數米而炊可以治小而未可以治大也

大夫曰宇宙之內鷰雀不知天地之高也坎井之鼃音蛙不知江海之大窮夫否披上聲婦不知國家之慮負荷音賀之商不知猗頓之富先帝計外國之利料胡越

之兵兵敵弱而易制用力少而功大故因勢變以主四夷地濵（通作瀕近也）山海以屬長城北略河外開路匈奴之鄉功未卒善文王受命伐崇作邑于豐（指武篇曰文王伐崇先宣言曰余聞崇侯虎蔑侮父兄不敬長老聽獄不中分財不均百姓力盡不得衣食余將來征之唯為民乃伐崇令毋殺人毋壞室毋填井毋伐樹木毋動六畜有不如令者死無赦崇人聞之因請降周紀曰崇侯虎譖西伯於紂紂囚西伯於羑里其後赦西伯賜之以弓矢鈇鉞得專征伐曰譖西伯者崇侯虎也西伯歸三年伐崇侯虎而作豐邑）武王繼之載尸以行破商擒紂遂成王業（周紀曰武王脩文王業東觀兵孟津為文王木主載以居中軍自稱太子發言奉文

王以伐紂不敢自專遂興師渡於河時諸侯不期而會孟津者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武王曰未可也乃還師居二年聞紂昏亂滋甚殺比干囚箕子太師疵少師彊徵子抱其祭器而奔周於是武王乃渡孟津伐紂紂師皆倒干戈以戰紂軍潰畔紂死周書曰周車三百五十乘陳于牧野帝辛從武王使尚父與伯夫致師王既以虎賁戎車馳商師商師大敗商辛奔内登于廩臺之上屏遮而自燔于火武王乃手太白以麾諸侯諸侯畢拜遂揖之商庶百姓咸俟于郊羣賓僉進曰上天降休再拜稽首武王荅拜先入適王所乃克射之三發而後下車而擊之以輕呂斬之以黄鉞折懸諸太白適二女之所乃既縊王又射之三發乃右擊之以輕呂斬之以玄鉞懸諸小白

曹沫棄三北之耻而復侵地

管仲負當世之累而立霸功

汜論曰昔者曹子為魯将兵三戰不勝亡地千

里使曾子計不顧後足不旋踵刎頸於陣中則終身為破軍擒將矣然而曾子不羞其敗恥死而無功柯之盟揄三尺之刃造桓公之胷三戰所亡一朝而反之勇聞於天下功立於魯國管仲輔公子糾而不能遂不可謂智遁逃奔走不死其難不可謂勇束縛桎梏不諱其耻不可謂貞當此三行者布衣弗友人君弗臣然而管仲免於縲絏之中立齊國之政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使管仲出死捐軀不顧後圖豈有此霸功哉今人君論其臣也不計其大功總其略行而求小善則失賢之數也魯仲連曰效小節者不能行大威惡小恥者不能立榮名昔管仲射桓公中鉤篡也遺公子糾而不能死怯也束縛桎梏辱身也此三行者鄉里不通也世主不臣也使管仲終窮抑幽囚而不出慙恥而不見窮年沒壽不免為辱人賤行矣然管子并三行之過據齊國之政一匡天下九合諸侯為五伯首名高天下光照隣國曹沫為魯君三戰三

北而喪地千里使曹子之足不離陳計不顧後出必死而不生則不免為敗軍擒將曹子以敗軍擒將非勇也功廢名滅後世無稱非智也故去三北之耻退而與魯君計也齊桓公有天下朝諸侯曹子以一劒之任刼桓公於壇位之上顔色不變而辭氣不悖三戰之所喪一朝而反之天下震動驚駭威信呉楚傳名後世若此二公者非不能行小節忍小耻也以為殺身絶世功名不立非智也故去忿恚之心而成終身之名除感忿之耻而立累世之功故業與三王爭流名與天壤相敝也

故志大者遺小用權者離俗有司思師望之計師望師尚父太公呂望也遂先帝之業志在絶胡貉擒單音蟬于匈奴酋長曰單于單于廣大貌言象天單于然也故未遑扣扃之義而録拘儒之論劉向曰論大功者不録小過舉

（大美者不疵細瑕）文學曰鷰雀離巢宇而有鷹隼（音笋）之憂坎井之鼃（音蛙）離其居而有蛇鼠之患況翺翔千仞而游四海乎其禍必大矣此李斯之所以折翼而趙高沒淵也（張子曰李斯族誅卒斃於鷹隼趙高車裂終斃於鼠蛇）聞文武受命伐不義以安諸侯大夫未聞弊諸夏以役夷狄也昔秦常舉天下之力以事胡越竭天下之財以奉其用然衆不能畢而以百萬之師為一夫之任此天下共聞也且數（音朔）戰則民勞久師則兵

弊此百姓所疾苦而拘儒之所憂也伍被曰往者秦為無道殘賊天下殺

術士燔詩書滅聖棄禮義任刑法轉海濱之粟致於西河當是之時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餽女子紡績不足以蓋形遣蒙恬築長城東西數千里暴兵露師常數十萬死者不可勝數僵尸滿野流血千里又使尉佗踰五嶺攻百越尉佗知中國勞極止王南越行者不還往者莫返於是百姓離心瓦解欲為亂者十室而七韓成曰夫秦嘗積衆暴兵數十萬人雖有覆車殺將係虜單于之功亦適足以結怨深讐不足以償天下之費夫上虛府庫下敵百姓甘心於外國非完事也

## 非鞅第七

大夫曰昔商君相去聲秦也內立法度嚴刑罰飭政教

姦偽無所容外設百倍之利收山澤之稅國富民强器械完飾蓄積有餘是以征敵伐國攘地斥境不賦百姓而師以澹古贍字故用不竭而民不知地盡西河而民不苦鹽鐵之利所以佐百姓之急足軍旅之費務蓄積以備乏絕所給甚衆有益於國無害於人百姓何苦爾而文學何憂也蔡澤曰商君為秦孝公明法令禁姦本尊爵必賞有罪必罰平權衡正度量調輕重決裂阡陌以靜生民之業而一其俗勸民耕農利土一室無二事力田蓄積習戰陳之事是以兵動而地廣兵休而國富故秦無敵於天下立威諸侯成秦國之業

文學曰蓋文帝之時無鹽鐵之利而民富今有之而百姓困乏未見利之所利也而見其害也且利不從天來不從地出一取之民間謂之百倍此計之失者也無異於愚人反裘而負薪愛其毛不知其皮盡也雜事篇曰魏文侯出游見路人反裘而負芻文侯曰胡為反裘而負芻對曰臣愛其毛文侯曰若不知其裏盡而毛無所恃耶明年東陽上計錢布十倍大夫畢賀文侯曰此非所以賀我也譬無異夫路人反裘而負芻也將愛其毛不知其裏盡毛無所恃也今吾田地不加廣士民不加衆而錢布十倍必取之士大夫也吾聞之下不安者上不可居也此非所以賀我也夫李梅實多者來年為之衰初危切新穀熟者

舊穀為之虧自天地不能兩盈而況於人事乎故利於彼者必耗於此猶陰陽之不並曜晝夜之有長短也呂氏春秋曰冬與夏不能兩刑草與稼不能兩成新穀熟而陳穀虧果實繁者木必庳天之數也叢談曰天地之道極則反滿則損五采曜眼有時而渝茂木豐草有時而落物有盛衰安得自若意不並銳事不兩隆盛於彼者必衰於此長於左者必短於右意夜卧者不能蚤起也商鞅峭法長音掌利秦人不聊生相與哭孝公吳起長音掌兵攻取楚人騷動相與泣悼王其後楚曰以危秦曰以弱故利蓄而怨積地廣而禍構合集也成也亂也泰族訓曰商鞅為秦立相坐之法而百姓怨吳起為楚減爵祿之令而功臣畔商

鞅之立法也吴起之用兵也天下之善也然商鞅以法亡秦察於刀筆之法而不知治亂之本也吴起以兵弱楚習於行陣之事而不知廟戰之權也而惡音烏在利用不竭而民不知地盡西河而人不苦也今商鞅之册任於内册通作策謀也籌也吴起之兵用於外行者勤於路居者匱於室老母號泣怨女歎息文學雖無憂其可得也

大夫曰秦任商君國以富强其後卒并六國而成帝業及二世之時邪臣擅斷公道不行諸侯叛弛宗廟隳音灰亡春秋曰末言介祭仲亡也夫善歌者使人續

其聲善作者使人紹其功推車之蟬攫音腳古本作匽說林訓曰古之所為不可更則推車至今無蟬匽許慎曰蟬匽車類也匽當讀如蹷負子之教也周道之成周公之力也雖有裨諶之草創無子産之潤色有文武之規矩而無周呂之鑿枘音芮則功業不成左傳曰子産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太叔美秀而文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為而辨於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為辭令裨諶能謀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此才性之蔽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産乃問四國之為於子羽且使多為辭令與裨諶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乃授子太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令以趙高之亡秦而非

商鞅猶以崇虐亂殷而非伊尹也

文學曰善鑿者建周而不疲善基者致高而不蹷音厥伊尹以堯舜之道為殷國基子孫紹位百代不絕商鞅以重刑峭法為秦國基故二世而奪刑法志曰凡兵者所以存亡繼絕救亂除暴也故伊呂之將子孫有國與商周並至於末世苟任詐力爭城殺人盈城爭地殺人盈野孫吳商白之徒皆身誅戮於前而功滅亡於後報應之勢各以類至其道然矣刑既嚴峻矣又作為相坐之法造誹謗增肉刑百姓齋栗不知所措手足也賦斂既煩數音朔矣又外禁山澤之原內設百倍之利民無

所開說容言崇利而簡義高力而尚功非不廣壤進地也然猶人之病水益水而疾深知其為秦開帝業不知其為秦致亡道也狐刺音郎達反之鑿雖公輸子不能善其枘音芮畚音本土之基雖良匠不能成其高譬若秋蓬被霜遭風則零落雖有十子產如之何故扁鵲不能肉白骨微箕不能存亡國也詩傳曰扁鵲過趙趙王太子暴疾而死鵲造宮門曰吾聞國中卒有壤土之事得無有急乎中庶子之好方者應之曰然王太子暴疾而死扁鵲曰入言鄭醫秦越人能活太子中庶子難之曰吾聞上古之為醫曰苗父苗父之為醫也以菅為席以芻為狗北面而祝發十言耳諸扶而來者

與而來者皆平復如故子之方能如此乎扁鵲曰不能又曰吾聞中古之爲醫者曰俞柎俞柎之爲醫也搦腦髓束肓目炊灼九竅而定經絡死人復爲生人故曰俞柎子之方能若是乎扁鵲曰不能中庶子曰子之方如此譬若以管窺天以錐刺地所窺者甚大所見者甚少鈞若子之方豈足以變駭童子哉扁鵲曰不然物故有昧揥而中蛟頭掩目而別黑白者太子之疾所謂尸厥者也以爲不然入診之太子股陰當溫耳中焦焦如有嘯者聲然者皆可治也中庶子入報趙王趙王跣而趨出門曰先生遠辱幸臨寡人先生幸而有之則糞土之息得蒙天履地而長爲人矣先生不有之則先犬馬填溝壑矣言未已涕泣沾襟扁鵲遂爲診之先造軒光之竈八成之湯砥針礪石取三陽五輸子容擣藥子明吹耳陽儀反神子越扶形子游矯摩太子遂得復生天下聞之皆曰扁鵲能生死人鵲辭曰予非能生死人也特使夫當生者活耳夫死者猶不可藥而生也悲夫亂君

之治不可藥而息也詩曰多將熇熇不可救藥甚之之辭也下蔡威公曰病之將死也不可為良醫國之將亡也不可為計謀

大夫曰言之非難行之為難故賢者處實而效功亦非徒陳空文而已昔商君明於開塞之術假當世之權為秦致利成業許慎曰啓之以利塞之以禁商鞅之術也司馬貞曰按商君書開謂刑嚴峻則政化開塞謂布恩賞則政化塞其意本於嚴刑少恩也是以戰勝攻取幷近滅遠乘燕趙陵齊楚諸侯斂袵西面而向風其後蒙恬征胡斥地千里踰之河北若壞朽折腐何者商

君之遺謀備飾素循也故舉而有利動而有功夫音扶蓄積籌策國家之所以强也故弛廢而歸之民未覩巨計而涉大道也

文學曰商鞅之開塞非不行也蒙恬却胡千里非無功也威震天下非不强也諸侯隨風西面非不從也然而皆秦之所以亡也商鞅以權數危秦國蒙恬以得千里亡秦社稷此二子者知利而不知害知進而不知退故果身死而衆敗王符曰夫上世之臣以道事君澤及草木仁被率土是以福祚流衍本支百世

季世之臣以諂媚主不思順天專仗殺伐白起蒙恬秦以為功天以為賊易曰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謀大鮮不及矣是故德不稱其禍必酷能不稱其殃必大此所謂攣胸之知去聲而愚人之計也攣手足曲也胸脡曲也夫音扶何大道之有故曰小人先合而後忤孔子曰可以共學矣而未可以適道也可與適道未可以立也可以立未可與權權者聖人之所獨見也故忤而後合者謂之知權合而後忤者謂之不知權不知權者善反醜矣初雖乘馬卒必泣血此之謂也繆稱訓曰聖人在上則民樂其治在下則民慕其意小人在上位如寢關曝纊不得須臾寧故易曰乘馬班如泣血漣如言小人處非其位不可長也

大夫曰淑好之人戚施之所妒也賢知去聲之士闒音達

葺音戎之所惡音汙也詩解曰戚施不能仰醜疾也李善曰闒茸猥賤也茸細毛也張揖訓詁以為闒獰劣也呂忱字林曰闒茸不肖也鄒陽曰女無美惡入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說林訓曰騏馬以材死直士以正窮賢者擯於朝美女擯於宮尊賢篇曰陽因見趙簡主曰臣居鄉三逐事君五去聞君好士故走來見簡主聞之絕食而歎跽而行左右進諫曰居鄉三逐是不容衆也事君五去是不忠上也今君有士見過八矣簡主曰子不知也夫美女者醜婦之仇也盛德之士亂世所疏也正直之行邪枉所憎也遂出見之因授以為相而國大治由是觀之遠近之人不可以不察也是以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屈原傳曰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頃襄王立以其弟子蘭為令尹楚人既咎子蘭以勸懷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平既

嫉之雖放流睠顧楚國繫心懷王不忘欲反兾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興國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意焉令尹子蘭聞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頃襄王怒而遷之論語曰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於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公伯寮魯人子路孔子弟子仲由也季孫魯大夫也夫音扶

商君起布衣自魏入秦期年而相去聲之革法明教而秦人大治故兵動而割地兵休而國富孝公大說音悅封之於商安之地方五百里功如丘山名傳後世世人不能為是以相與嫉其能而疵其功也疵音慈說文云病也

文學曰君子進必以道退不失義孔子曰事君難進而易退則位有序易進而難退則亂也故君子三揖而進一辭而退以遠亂也繆稱訓曰君子時則進得之以義何幸之有不時則退讓之以義何不幸之有高而勿矜勞而不伐位尊而行去聲恭功大而理順故俗不疾其能而世不妬其業大禹謨帝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孝經曰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今商鞅棄道而用權廢德而任力峭法盛刑以虐戾為俗欺舊友以為功刑公族以立威無恩於百姓無信於諸侯人與之為怨家與之為讐雖以獲功見封猶食毒肉愉

飽而惟其咎也秦策曰衛鞅亡魏入秦孝公以為相封之於商號曰商君商君治秦法令至行公平無私罰不諱强大賞不私親近法及太子黥劓其傅朞年之後道不拾遺民不妄取兵革大强諸侯畏懼然刻深寡恩特以强服之耳孝公行之八年疾且不起欲傳商君辭不受孝公已死惠王代後莅政有頃商君告歸人說惠王曰大臣太重者國危左右太親者身危令秦婦人嬰兒皆言商君之法莫言大王之法是商君反為主大王更為臣也且夫商君固大王之仇讎也願大王圖之商君歸還惠王車裂之而秦人不憐蘇秦合從音縱連衡統理六國業非不大也桀紂與堯舜並稱至今不亡名非不長也然非者不足貴故事不苟多名不苟傳也要略曰晚世之時六國諸侯谿異谷別水絕山隔各自治其境內守其分地握其權

柄擅其政令下無方伯上無天子力征爭權勝者為右恃連與國約重致剖信符結遠援以守其國家持其社稷故縱横修短生焉韓嬰曰君子行不貴苟難說不貴苟察名不貴苟傳惟其當之為貴夫負石而赴河行之難為者也而申屠狄能之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山淵平天地比齊楚襲入乎耳出乎口鈎有鬚卵有毛此說之難持者也而鄧析惠施能之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盜跖吟口名聲若日月與舜禹俱傳而不息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故君子行不貴苟難說不貴苟察名不貴苟傳惟其當之為貴

大夫曰縞素不能自分於緇墨聖賢不能自理於亂世是以箕子執囚比干被刑節士篇曰箕子者紂親戚也紂始為象箸箕子諫不聽因箕子以為奴王子比干者亦紂之親戚也紂作炮烙之刑王子比干曰主暴不諫非忠臣也畏

死不言非勇士也見過則諫不用則死忠之至也遂進諫三日不去朝紂囚而殺之

伍員相(去聲)闔閭以伯(霸音)夫(扶音)差(去聲)不道流而殺之

(范雎曰伍子胥橐載而出昭關夜行晝伏至於陵水無以餬其口膝行蒲伏稽首肉袒鼓腹吹篪乞食於吳市卒興吳國闔閭為霸越絕書曰子胥賜劍將自殺歎曰嗟乎衆曲矯直一人固不能獨立吾挾弓矢以逸鄭楚之間自以為可復吾見凌之仇乃先王之功想得報焉自致於此吾先得榮後僇者非智衰也先遇明後遭險君之易移也已矣坐不遇時復何言哉此吾命也亡將安之莫如早死從吾先王於地下蓋吾之志也)

樂毅信功於燕昭而見疑於惠王

(雜事篇曰樂毅為燕昭王謀必待諸侯兵齊乃可伐也於是乃使樂毅使諸侯遂合連四國之兵以伐齊大破之閔王亡逃僅以身脫匿莒樂毅追之遂)

屠七十餘城臨淄盡降唯莒即墨未下盡復收燕寶器而歸復易王之辱樂毅謝罷諸侯之兵而獨圍莒即墨時田單為即墨令恵樂毅善用兵田單不能詐也欲去之昭王又賢不肯聽讒會昭王死恵王立田單使人讒之恵王恵王使騎刼代樂毅樂毅去之趙不歸燕騎刼既為將軍田單大喜設詐大破燕軍殺騎刼盡收七十餘城人臣盡節以狥名遭世主之不用大夫種輔翼越王為之深謀卒擒強吳據有東夷終賜屬鏤而死蔡澤曰大夫種為越王深謀遠計免會稽之耻以亡為存因辱為榮墾草入邑辟地殖穀率四方之士專上下之力輔句踐之賢報夫差之讎卒擒勁吳令越成霸功已彰而信矣句踐終負而殺之氾論訓曰大夫種輔翼越王句踐而為之報怨雪耻擒夫差之身開地數千里然而身伏屬鏤而死屬鏤利

劒也驕主背恩德聽流說不計其功故也豈身之罪哉蹇重曰有命之父母不知孝子有道之君不知忠臣

文學曰比干剖心子胥鴟夷宋世家曰王子比干見箕子諫不聽而為奴則曰君有過而不以死爭則百姓何辜乃直言諫紂紂怒曰吾聞聖人之心有七竅信有諸乎乃遂殺比干剖視其心吳越春秋曰吳王賜子胥劒遂伏劒而死吳王乃取子胥之尸盛以鴟夷之器投之江海子胥因隨流揚波成濤激岸隨潮來往應劭曰取馬革為鴟夷鴟夷榼形非輕犯君以危身強音彊諫以干名也惜音悕怛音坦之忠誠心動於內忘患之禍發於外志在匡君救民故身死而不怨陸子曰鬱烈之芳出於委灰繁會之音生於絶

絃是以貞女要名於沒世烈士赴節於當年

君子能行是不能禦非雖在刑戮之中非其罪也

繆稱訓曰人為之天成之終身為善非天不行終身為不善非天不亡故善否我也禍福非我也故君子順其在己者而已矣性者所受於天也命者所遭於時也有其材不遇其世天也太公何力比干何罪循性而行或害或利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故君子能為善而不能必其得福不忍為非而不能必免其禍傳曰伯奇孝而棄於親隱公慈而殺於弟叔武賢而殺於兄比干忠而誅於君詩曰予慎無辜

是以比干死而殷人怨子胥死而吳人恨令秦怨毒商鞅之法甚於私仇故孝公卒之日舉國而攻之東西南北莫可奔走仰天而歎曰嗟乎為政之弊至於斯極

也卒車裂族夷為天下笑斯人自殺非人殺之也衛鞅傳曰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告商君欲反發吏捕商君商君亡至關下欲舍客舍客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喟然歎曰嗟乎為政之弊一至此哉去之魏魏人怨其欺公子卬而破魏師弗受商君欲之他國魏人曰商君秦之賊秦强而賊入弗歸不可遂內秦商君既復入秦走商邑與其徒屬發邑兵北出擊鄭秦發兵攻商君殺之於鄭黽池秦惠王車裂以狥曰莫如商鞅反者遂滅商君之家司馬遷曰商君其天資刻薄人也跡其所干孝公以帝王術挾持浮說非其資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將卬不師趙良之言亦足發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嘗讀商君開塞耕戰書與其人行事相類卒受惡名於秦有以也夫劉歆曰秦孝公保崤函之固以廣雍州之地東并河西北收上郡國富兵强長雄諸侯周室歸胙四方來賀

為戰國霸君秦遂以强六世而并諸侯亦皆商君之謀也夫商君極身無二慮盡公不顧私使民内急耕織之業以富國外重戰伐之賞以勸戎士法令必行内不阿貴寵外不偏疏遠是以令行而禁止法出而姦息故雖書云無偏無黨詩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司馬法之勵戎士周后稷之勸農業無以易此此所以并諸侯也故孫卿曰四世有勝非幸也數也然無信諸侯畏而不親夫霸君若齊桓晉文者桓不倍柯之盟文不負原之期而諸侯畏其强而親信之存亡繼絶四方歸之以管仲舅犯之謀也今商君倍公子卬之舊恩棄交魏之明信詐取三軍之衆故諸侯畏其强而不親信也藉使孝公遇齊桓晉文得諸侯之統將合諸侯之君驅天下之兵以伐秦秦則亡矣天下無桓文之君故秦得以兼諸侯衛鞅始自以為知霸王之德原其事不諭也昔周召施善政及其死也後世思之蔽芾甘棠之詞是也嘗舍於樹下後世思其德不忍伐其樹況害其身乎管氏奪伯

氏邑三百戶無怨言今衛鞅內刻刀鋸之刑外深鈇鉞之誅步過六尺者有罰棄灰於道者被刑一日臨渭而論囚七百餘人渭水盡赤號哭之聲動於天地畜怨積讐比於丘山所逃莫之隱所歸莫之容身死車裂滅族無姓其去霸王之佐亦遠矣然惠王殺之亦非也可輔而用也使衛鞅施寬平之法加之以恩申之以信庶幾伯者之佐哉

鹽鐵論卷二

謹案卷一第一頁後七行浮食奇民刋本民訛名據漢書改

第三頁後八行不時鷄豚之息刋本時訛恃據韓詩外傳改

第五頁前六行阜其財而利其罷用按國語財下有求字

第八頁後一行然各隨時而輕重按漢書輕重下有無常二字

第八頁後二行馬至匹百金刋本匹訛四據漢書改

第八頁後四行亦不得宦為吏刋本宦訛官據漢書改

第十一頁後五行以三十年之通按禮記此下有制國用三字

第十一頁後七行雖涔旱災害之殃刋本涔訛涔據淮南鴻烈解改

第十二頁後五行午與中行寅范吉射親攻趙鞅

刊本脫與字據史記增

第十六頁前三行塞瓠子決河刊本脫河字據漢

書增

第十六頁前四行皆負薪寘決河是時東郡燒草

取柴薪少而下淇園之竹以為揵刊本寘訛致

東下行流字又揵訛捷並據漢書删改

第十八頁後三行故紀於鳥而鳥名按左傳紀於

烏下有為烏師三字

第二十一頁前六行秦穆公使孟盟按孟盟左傳史記俱作明七行弦高蹇他按吕氏春秋作弦高奚施

第二十三頁前七行工匠以為其罷刋本匠訛匹據周書改

卷二第四頁後七行吳有豫章郡銅山按劉攽云豫字衍章當作鄣

第五頁後三行而專命水衡三官作刋本衡三誤衡二據食貨志改

第八頁後一行魏多襄子按史記多作侈

第十四頁前五行胡業與三王爭流刋本脫王字據戰國策增

第十五頁後七行一室無二事刋本脫事字據史記增

第十六頁後四行五采矅眼有時而渝按鴻烈解

矐眼作雖朗

第十六頁後八行吳起為楚滅爵禄之令刋本减訛滅據鴻烈解改

第十七頁後六行此才性之蔽按此五字係杜氏注混作傳文誤

第十九頁前一行吾聞中古之為醫者曰俞柎按史記柎作跗

第二十一頁後七行封之于商安之地按商安或

作商於或作商顔史記作封之于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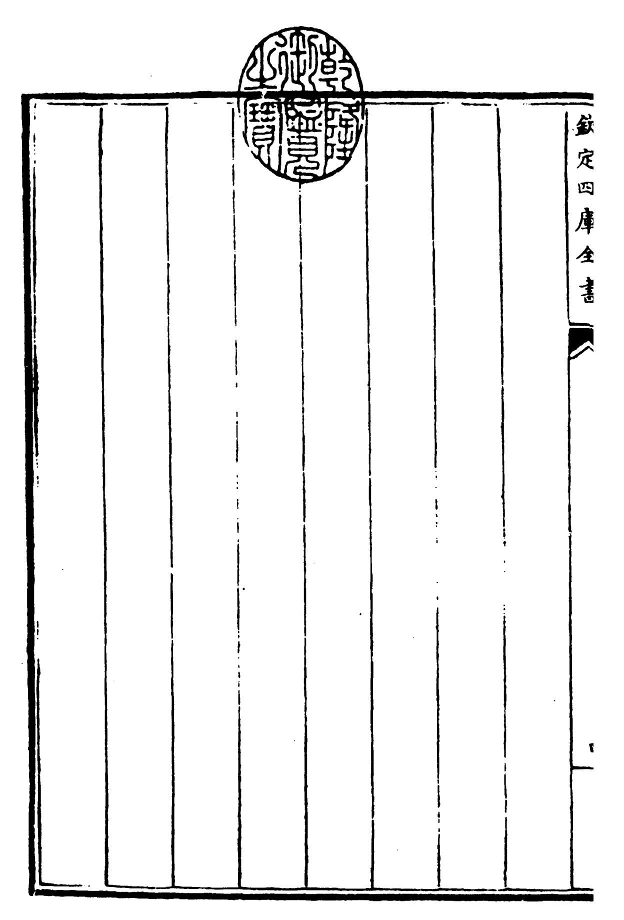
第二十二頁後三行特以强服之耳刋本服訛行據戰國策改

第二十四頁前二行欲去之刋本去訛法據史記改

第二十四頁前六行墾草入邑按戰國策入作剏

第二十五頁前二行人為之按淮南子作人之為

第二十五頁前四行得之有命按淮南子有作在


欽定四庫全書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季學錦

謄錄監生臣費恩綸